論語孔注證偽

論語孔注證僞卷下

淮安山陽丁晏箸

說文偁古文論語因及釋文汗簡古文

許叔重說文解字自序云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又云其偁論語皆古文也許沖上書云臣父從賈逵受古學然則今說文所載皆古文無可疑者今考說文引論語三十七逸論語二艸部莜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作蓧釋文蓧本又作莜史記世家裴氏引包注云蓧草器名漢書蕭望之傳顏監注亦云蓧草器也与許君合今集解本包注作竹器誤皇侃本經文作蓧尤訛蓧說文从艸訓草器甚確蓧又从蓧條字誤文从木攸聲莜即蓧之省文也尚書瑤琨篠簜說文引作筱簜周伯溫六書正譌云莜芸田器俗作蓧非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說文貝部賫从貝臾聲臾古文蕢六書正譌云臾古蕢字象取土之器形漢嚴發碑書蕢潰費婁壽碑作蕢皆从古文臾荷蕢當从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何从艸者後人加也言部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論語曰友諞

佞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今文秦誓惟截截善諞言孔疏諞猶辯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便諞音義同今論語作
便疑涉上便辟而誤當从古文作諞公羊傳定四年何休解詁引孔子曰友便佞釋文作辯佞疏云辯佞辯爲婚矣
是何注引本作辯辯与諞古今字与說文鄭注皆合今本作便真誤字矣訴告也从言斥省聲
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或从𧦝或从愬論語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亦引作
訴訴正文愬或體當从古文作訴廾部弈圍棊也从廾亦聲論語曰不有
博弈者乎邢疏亦云圍棊謂之弈義本許君革部鞹去毛皮也論語曰虎
豹之鞹从革郭聲今作鞟案王逸楚辭九歎章句引論語虎豹之鞹与說文同淮南子說山訓云
剝牛皮鞟即鞹之省文今毛詩簟茀朱鞹鞹鞃淺懶皆作鞟与說文同从享非聲當从郭爲正攴部啟
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鄭注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然後啟發爲說
之亦敎義是羊部羌字注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
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
以也馬注云東方之夷有九種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有以
也後漢書東夷列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皆與說文合

皀部

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惠人林曰氣本古頭字頤又與既通禮記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餼是既與氣同表素聘禮鄭注古文既爲餼釋玄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音義餼古文既同說文米部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从槩或从餼既即槩之省文

食部

餲飯餲也从食曷聲論語曰食饐而餲釋文餲一音遏爾雅釋文餲一音于曷反與許君曷聲合今人祇讀如烏遏反非是

穴部

𡨄从穴尞聲論語有公伯𡨄

人部

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聲徐鍇繫傳曰文質相半之貌包咸注同後漢書馮衍傳注引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份本从分分半也故爲文質半義亦爲兼備也釋玄應陰持入經下卷音義引論語文質份份相半貌也与說文合又大徐列二十八俗書有斌字云本作彬或份文質備也从文配武過爲鄙淺案漢孫根碑陰有孫斌初隸釋謂此碑字畫苟且疑爲孫根后裔所爲是也古無斌字當作彬份

伉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伉小徐繫傳云伉高伉壯大之貌故陳伉字子禽案說文健字注伉也大雅皋門有伉釋文伉本又作亢亢伉同史記从省作亢

衣部

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

縕袍今何本作執釋文作聲皇本同尔足釋言袉褊也秦風与子同袍毛傳用雅訓省作蘭袉裾也
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袉紳今作拖帶疏云拖加也豸部貈似狐善
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釋文云貉依字當作貈汗簡載古論
語作貈今尔足釋獸亦作貈皆古文六書正譌云貈別作貉非水部洫十里為成成閒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論語曰盡力於溝洫包咸注同
俱依考工記匠人文木部檴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曰檴而不輟蔡中
郎石經作檴不輟一切經音義五分律弟六卷引論語檴而不輟呼古文也史記始皇紀徐廣注檴田器莊子則陽
釋文引字林云檴摩田器也字當从木六書正誤亦云檴別作檴非門部閾門榍也从門或
聲論語曰行不履閾古文从𨵦尔疋釋宮栿謂之閾釋文栿郭音于結反小顏匡繆
正俗楄郭景純栿音切与循聲相近集韻楄与栿同說文木部楄限也集韻閾古作閒釋玄悊戒因絛絳音義閼古
文閾同尋淒消竈所集論音義閬古文閬同許域反女部嬻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
曰小人窮斯嬻矣今作濫何注濫溢也糸部純絲也从糸屯聲論語
曰今也純儉繪會五采繡也論語曰繪事後素从糸會聲

考工記先鄭注引論語繪事後素尚書作會鄭注會謂爲繪司服鄭注引書作繢古繢繪通絬論語曰

絬衣長短右袂孫愐韻絬私列切与褻音同釋玄應大莊嚴經論第五卷音義褻古文絬同正法念經第三十二卷音義褻古文絬今作褻同白部魯鈍詞也从白鮺省聲論語曰

參也魯心部愉薄也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案毛詩山有樞云他人是愉箋云愉讀曰偷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愉音偷古愉与偷通說文故引論語文非訓愉愉為薄也鄭注愉愉顏色和聘禮記私覿愉愉焉鄭注云容貌和敬

足部躩足躩如也从足矍聲包注足躩盤辟貌𣎵部孛𣎵也从𣎵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孛如也說文𣎵艸木𣎵孛之皃徐鍇曰孛言人色勃然壯盛以艸木之茂也

又色部艴色艴如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艴如也徐鍇曰盛氣色也案說文多引經前後不同如引書鳥獸毨毛亦作韠鬈引西伯既戡黎亦作戡鬣引詩桃之杕秋亦作敉引勘女其棘亦作㪔盡秉列諸家異文

又諺讀若論語跢予之足說文足部無跢字周禮樂師趨以采薺鄭注故書趨作跢釋文跢倉注反是古有跢字說文傳本删也奡讀若論語曰奡盪舟䡾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爨讀若論語鑽燧之燧又玉部引逸論語曰玉粲

之瑮兮其瑮猶也又曰如玉之瑩或疑齊論問王篇文以上洨長所引皆古文之僅存者證以他籍往往相符非偽孔之辭意淺陋不合於古者比也

又案說文引古文論語顯有與偽孔殊者今併疏於後言部訒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小徐繫傳云多頓謂也玉篇訒頓也與許君合異謂頓與鈍同漢書賈誼傳芒刃不頓顏注頓讀曰鈍訓訒曰鈍者猶包咸注訥為遲鈍也汗簡古論語亦作訒偽孔以訒為難失之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曰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纍省聲案周禮小宗伯鄭注引論語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鄭君曾見古文故與許合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畢氏沅疏證謂誄當為讄尚書正義云讄別作誄非今偽孔从誄而以為稱篇名非弓部羿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幵聲論語曰羿善射邢叔明正義引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与許君合賈許所据皆古文故若合符節汗簡古尚書羿作𢏚又說文羽部羿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从羽幵聲今孔注云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殆与偽作五子之歌者同出一手矣川部侃剛直也从㐰

㐰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偁孔注侃侃和樂之貌非也最謂侃侃誾誾斷文各別若解作和樂則侃与誾誾無殊矣朱子改以許訓是也考後漢書袁安傳誾誾衎衎用論語文古衎侃通孫根碑衎參下抗袁良碑其節衎然並則直義此可望文而知不循訓釋也後漢書樊宏孫準傳每宴會則論難衎衎三國志蜀楊戲贊當官任理衎衎辭舉皆當以詩君訓章懷注范書為和樂非也侃以㐰說文言部信古文㐰从言省字或作侃北史李高子子雄傳當官正直偘然有不可犯色唐書薛存誠子廷老傳偘偘不干譏譽並剛直之意○文漢業魏書楊阜傳每朝廷會議阜常偘然以天下為己任凡此）

許君古義實賅孔注真偽之判焉容假哉

唐陸元朗釋文稱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今載魯論與古讀異者二十二事

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傳本从專聲魯論省作專）

崔子弒齊君魯讀崔為高今從古（惠氏論語古義云王充論衡曰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

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為悔字今從古（誨悔俱从每聲每音近段借）

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今從古（古易字音如亦廣韻二十二昔易羊益切）

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為誠今從古古正字亦讀平聲與誠音相近

君子坦蕩蕩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案毛詩宛邱云子之湯兮毛傳云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漢書地理志蕩陰小顏音湯古湯蕩通

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惠氏棟曰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从魯論說文弁作覍与冕字相似是案管子君臣上篇衣服紳絻注釋絻古袞冕字荀子正名篇乘軒戴絻注絻与冕同史記封禪書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絻冕古今字

下如授魯讀下為趨今從古

鄉人儺魯讀為獻今從古盧氏文弨曰鄭特牲鄉人禓注云禓或為獻或為儺蓋獻儺聲相近故往往異文見春司尊彝鬱齊獻酌從鄭注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明堂位周獻豆釋文獻素何反獻儺音近故魯讀从獻

瓜祭魯讀瓜為必今從古案作瓜是玉藻云瓜祭上環王充論衡祭意篇引雖疏食菜羹瓜祭公羊襄二十九年何休解詁亦引作瓜徐疏謂瓜質薄之物亦必祭其所先魯論作必疑古字形涉而誤

君賜生魯讀生為牲今從古說文牲从牛生聲

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盛氏文紹曰漢書成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師古曰今論語曰

車中內顧今論語即魯論語言今以別古論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薛綜注內顧謂
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魯論語曰車中內顧漢書文選近人皆據今本論語改之 詠而歸鄭本
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古饋歸通詳見前 片言可以折獄者魯
讀折為制今從古 案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作折以刑古折制音同通用祭法瘞埋於泰折
釋文又音制左傳襄二十七年司馬置折俎徐邈音制 仍舊貫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惠氏棟曰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好行小慧魯讀慧為惠
今從古 盧氏文弨曰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注心不慧韓詩外傳五主明者其臣惠顏氏家訓歸心云辯
才智惠義並當作慧是慧惠古通今皇本尚作小惠晏業列子湯問篇甚矣女之不惠後漢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
陸機弔魏武帝文智惠不能去其惡皆与慧同 謂之躁魯讀躁為傲今從古 古之
矜也廉魯讀廉為貶今從古 案廉貶聲相近古通用皋陶謨簡而廉禮記中庸鄭注引
作簡而辨玉藻立容辨卑無謟鄭注辨讀為貶是辨貶廉並通 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今
從古 左傳成十七年天子令德唐石經天作夫天夫形相近 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
為窒今從古 惠氏棟曰韓勑脩孔廟後碑亦以室為窒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窒中同史記作室中徐

廣曰窒一作知室与窒通窒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案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漢書董仲舒傳亦引不知命亡以為君子董生韓生俱漢初大儒所據論語已有此章足徵古文之可貴魯論無之非也

魯論古論之異僅存此數條特詳錄之比於歸然靈光云爾可使治其賦也梁武帝云賦魯論作傳又先進篇可謂大臣與釋文作悳云古文臣字又泰伯篇亂邦不居釋文亦作悳云古臣字此亦古文之僅存者案佩觿云唐天后以悳代臣字余謂陸氏唐初人在武后之前已稱古文作悳武曌之卅刱意亦襲用古文未必盡由杜撰也

宋郭忠恕集古文為汗簡三卷內載古論語十五甯甯案說文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俗从蘭備案說文用部甯具冉號大書正論云甯俗作甯非也从用苟省正韻蘭

与偽奮奞業說文奞部奮手持訬詁詳隱唐業說文尨部昂隹失之也从又以奞見前唐古文嵩小異釁昆集說文弟部本作罪周人識郡業隸釋成陽兒嗣碑謂見曰罪从弟以罪肆作昆濟陰太守河南陰師孟行君詳部後漢書霊帝紀太常河南孟[illegible]爲大射即孟郁也說文有部隸有之辛以有戚脩廣韻[illegible]有文章也与[illegible]同鹹部古今字漢𦋐𤴯論[illegible]䌛禂[illegible]並詳蒍悲先緈半石繒以令文行彳𥹆没叩𩑨見前子切纂素洋文繹本人作辭說文隸部萬業說文二部竺學也从肆韻也从素卑聲式若作緈竺二竹聲古文尚書徵子之命曰篤不忠釋文篇本又作朩足釋詁竺學也冊蹏与篤同楚𨻳天閒椶惟元子帝何竺之廣韻一臺竺冬蠡切學也說支訓為為易行頓遊殽業說文广部甈錫舍也肆㣿僧作底當以竺為正文鳳以广殿聲古文从九作學与汗爾合釋玄應大智度論第十卷糾書說文紋从二音叔鼓古文登同玉篇登古文甈紉幺於刲切与斛音同廾部別有斜字

想先所据古文不知何本意殘碑摹搨古篆流傳存什一於千百者歟

宋洪氏适集金石古文為隸釋第十四卷載漢蔡邕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一字與今本多異文併綴而錄之以為狀微廣異之助意乎之與今本意作抑案十月之交云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

中李本句書忠平撰鄭汝諧文　字遲　曰　不今古經貴性云文
謝序唐王曰為惟弟黃子治作　子也今毋　可本人與于與意押
氏君李氏友今孝子氏兄邢孝　贛从本遺　行作名多非天也徐
鐘基善鳴于德友贊友弟先子　問　元作引今也亦字通義道古音
堂誌注或兄洪于曰子滿生云子下庠遊同本　可　相用釋自意惚
曰銘邱曰弟元兄孝泉岳曰一貢缺舊業士作　謂　配之文子押精
皇皆希班淳宗事乎銘朋音本問今或說音無　好　故說貢贛邇詩
本明範圖熙刻唐惟李屠書作者本从文禮學　學　子文為之　子
經孝與白九孝上孝乎賦友孝子作近走夙周　已　翁見本屬　贅
注乎律虎經緯刻曹惟序後乎　書　藩部夜書　矣　名部作不子今
皆惟伯通本藩貞子　多孝湛也　云　文遺毋無也今賜贛贛得翁本
作孝之五點誌幽稱友乎是哉　孝　作徐遺遠已本作賜五聞見作
孝之書經斷銘州為子惟弟注　乎　遺行命尚　作贛也經又師貴
子句獨篇句曰石大兄孝諸云　惟　庶鄭書　乎　字从文尚乙釋
惟後孫日諸孝淨平弟友古孝　孝　哉　注大　學　形貝字書而文
孝開及本亦乎圖御張于人乎　友　人　古倚而上之韓云傾問本
疏我衛山以惟頌覽齊兄有惟　于　焉　文作志缺訛肴貢命為亦
云石州井孝孝曰引皆弟言孝　兄　庶　毋毋於今　聲貢爾漢作
于經司鼎乎與孝論必張孝美作下下上作遺學本　亦　獻無書詩
於遂士引惟武乎語真來乎大孝缺亦杖無論　作　不　韓以張業
也定參是孝陸惟曰宗淮惟孝乎今有今　衡　我　行　賜劍為樂
和作軍利為王孝孝命陽孝之釋本哉本　樊　對　缺下也冒傳記

學記十七人事上 引論語乎推事 起予商也今本予下有者字 闕君為兩君之好
今作本邢國 荀志於仁矣無惡也今字本 未見好仁惡不仁者今本
作疏仁我者木 見子懷刑 仁矣無惡也 法刑字參 其說 亦支 嘗 漢羿 武梁 祠以 堂有 畫以 像刀
記𤔡扶贊祝𤔡論亦氏書刑罰 易今 本作 可 也 今有 本作 也 三 年 之 愛 於
口文母 今本字 有 君子有惡乎 可 也 有 作今 今本 也 有 三 年 之 有 惡
居下而 訕上 者 上今 本子 有 惡 乎 日 有 惡 下 訕 上 者
釋疏 經惡 音田 義暈 引經 作論 語義 同引 論語 鑑下 紙流 論業 大深 書 曰朱 傳子 下臣 而居 上訕
鄭玄 見惡 高 四今 十本 字作 以四 十呈 郵而 注見 本惡 亦居 無下 支鳥 焉 父 母 之 國
孔廣 韻 云 二 名 六 令 直 輯 以 世 為 先 何 四 立 世 十 切 何 吉 惡 寧 惠 經 氏 字 訕 云 櫟 作 上 曰 下 大
說文 德 數 之 衣 也 何今 如本 鄭作 惡德 何衣 也之 字引 經閣 世之 戰國 古 人 父 母 之 國 作 今 而 往 仁 比 邢 本 作 樂 邦 之 也 戰
何而 也之 衰 往 □ 可 諫 也 來 者 猶 可 追 也 已而
亦而 如有 字也 通字 用古 □ □ 與 作 輿 字 學 易 遺 遍 井 用 曾 是 也 知 字 與 之 樂 禮 作 今 而 本 往 徒
者為 誰子 車今 本作 執 樂 本 輿 作 鄭 執 與 字 東 易 避 書 通 其 用 舍 是 知 津 矣
下今 有本 日作 字是 也 若從避世之士哉 先令 部本 避作 回碑 也皇 以本 先作 碑避 聲說 碑文
卷下
七一

本 㙺長注也 子 距柜書傳 佚 黷精 居絜 何 戒漢 子以 正首
有 之田緣从 游子 前業成佚 庚令水也 無齋 其 筆書 懶告 字文
自 外君 衞人於 令子儀鄭氏 人本部經 椿也 發 古食 然夫 古假
致 武碑如汗相 作法禮紀不 注作新興 石亭 之 耘宿 置 通借
也 禁乃函賁 出游行少 師舉枝逸 附用 而首 也 芸志 其 用進
者 碑始游古 入說篇字 古皆子案 有絜 能州義令 道引 杖 櫌
者今 矣游之游 也丈欲錯 注与 春尚潔說 屬集 無本說作 而 不
也本 游學游游 讀於來食 引道 云 書字文 詠解也禮 文戈 耘 輟
作太 孔 漢道 若雉 者禮作同 佚無 非有 篇作 字作 未芸 櫌令 不令
子 漆雕書用 渥旗不長 讚揚 當逸也 絜之 絜 欲 部或 文本 輟本
韓 皆碑禮同 古之 距皆逸氏 為史 無 絜齋 絜 本存 云置 詳作
曰 与浮樂禮 人游 楊及遊篇 逸記 其 亦本 其 作三 芸作 見櫌
作令 游游志大 名於人 慎還古樂 矣曾 斯 以義 升 植云 步植 前而
有本 同壘壺寧 於蹇 注拒陜佚 書周 巳 絜作 卦令 或山 作耘 子
是 吾 之九字之 距鄭逸遊 孝公 乎 為絜 傳本 作碑 耘作 路
其 開 游貢子兄 与注 道漢 廣世 而令 潔佁 齋絜 耘仍 詩芸 以
作上 諸 從八 游从 拒拒 者 傳家 已本 屢體 也作 以作 小業 告 一
不下 子 高曰 游中 同讀 距 土作 集作 韻字 者潔 芸或 雅置 子
如俱 夫令 游游 旌曲 古為 今上 佚無 謂 十也 言業 耘 或見 憮
是缺 子本 又貢 旗而 距介 本下 樂佚 虞 六部 萬周 禮 耘前 然
之令 作府 後之 下拒 距距 俱福 同 仲 眉然 物易 如 或論 作令
甚本 人 影鄭 流垄 適之 作缺 福禮 失 潔碑 之說 之 筆語 行本

也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今俱作貢未隨于地今本隨作墜案列子仲尼篇矣

隨地而墜不擅注說音墜菌子傳致篇垂共蹈而山隨楚辭凡歌失交隨今士事先洪與祖稱注隨與墜間漢書王

莽傳不隨如髮叔傳幽通賦眷嗟谷曰勿隨文進作勿墜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數有顛覆霣隨之害亦以隨爲

墜說文本作隊从高隊也通作隨土部新附有墜字俗體書也賢者志其下缺今本志作識案漢書劉歆

傳引賢者冀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志識也述而篇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識作志漢書溝洫志贊孔子曰

多聞而志之師古曰志亦作識周禮保章氏鄭注志古文識告子贛□贛曰今俱作貢辟諸

宮牆賜之牆下缺今本辟作譬諸作之牆作牆案辟譬通閒古多省作碑說碟莊品羊傳迎者行見緒

舍見諸花注借之也古諸之義同牆字說文嗇部本作牆从嗇爿聲牆假借字漢華岳碑亦同作牆樂隸平在經釋

扐擾碑又作偽垂耶碑作偽與錢碑作牆釋隸多碑異也毋以萬方今作無以萬方有□在

朕躬今本有字下兩罪字賈諸賈之哉今本賈作沽案賈沽二字古皆讀如古周禮大人賈四人

釋文賈音古沽本从古聲廣韻十姥中收右賈二字並公戶切沽賈音近字相假借而在於蕭牆之

內盍毛包周無於今本作蕭牆包即包咸有論語章句周即集解所引周氏釋文稱鄭校周之本

足也盍毛未聞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俱載漢石經

斷圭碎璧彌足珍玩倘亦好古者所共寶歟　又案漢碑引用論語頗多與文是時去古未遠古論及齊魯論尚存其所依據或與今字不同山陽太守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慎令劉修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今本作恂恂案史記李將軍傳作悛悛如鄙人漢書李廣傳贊作恂恂古遜恂通用說文逡从辵行貌尚書五品不遜史記作不馴古遜字与逡同聲近元儒先生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今本且作沮案釋文且音七餘反与古且相近音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為如治今本如作而古而如通用費鳳別碑南容復白珪今作圭詳見前冨春丞張君碑如松歲寒而不凋今本作彫釋文云依字當作凋皇侃本作凋古彫凋彫通用漢書循吏傳敘氏用彫辦胥書李重傳彫琢之並皆以彫為凋說文彡部彫琢文也从彡周聲仌部凋半傷也从仌周聲彫假借字當以凋為正吉成侯周輔碑所謂摩而不磷涅而不緇者今本作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隸釋云涅即涅字緇即緇字案詩衛風如琢如磨釋文云本又作摩張公神碑亦以琢摩為琢磨又詩唐風白石鄰鄰釋文云鄰亦作磷古鄰磷通用陳度碑不□命貨殖孔□意則屢中今本意作億律

續云碑以意為億業嚴訢碑何億億怒擔植又溫敏碑蜀信遺確洪景伯釋云漢碑多借意作億此卻借億作意也
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億焉億一作意洪興祖補注云與意音義同古億意通用堵陽長劉子山
斷碑綏之斯來動之斯龢今作和案說文龠部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漢書敘傳致
中龢為庶幾兮顏注龢古和字堂邑令費鳳碑有恥且格今本作格案方言格至也又洛來
也古格格通用處士嚴發碑鑽堅仰高今本作鑽鑚鑽鑽也廣劇令趙君碑
溫良恭儉今本作恭說文心部恭肅也从心共聲隸作恭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
四今本作尊五美屏四惡案說文遵循也从辵尊聲禮記大學迸諸四夷釋文引皇云迸猶屏也古迸屏通用
綏民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費鳳別碑涅而不滓隸釋云蓋用涅
而不緇案史記屈原傳皭然泥而不滓小司馬索隱云泥音涅滓音緇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作嶄然涅而不緇後漢
書隗囂傳贊者泥而不滓垂況闇成陽令唐扶頌衎衎闇闇古衎侃通詳見前野
客叢書載費氏碑導齊以禮今本導作道釋文道音導皇侃本作導漢書刑法志引導
之以德導之以政董仲舒傳引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釋玄應妙法蓮華經第五卷音義引論語導之以政周禮大司
樂興道諷誦言語後鄭注道讀曰導說文辵部道古文从導存其梗概亦好古者所不

不廢云

唐宋諸籍引孔注及日本國皇侃義疏山井鼎考文載孔注與邢本互異

唐韓氏愈李氏翱撰論語筆解二卷大士案韓氏愈撰論語筆解其閒有翱曰者蓋李習之交相辨訂不猶成于韓手然此書標名似宜專歸于韓有錢氏敏求記可證則李氏翱三字擬節去之內引孔注四十三條其與今本同者不錄錄其異者就有

道而正焉孔曰正謂問事是非皇本足利本同邢本作虵其是非

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皇本足利本同邢本作始終

溫故而知新孔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皇邢本俱無孔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孔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皇疏以上為何注邢本亦無孔曰

如有所立卓爾孔曰不能及夫子之所立皇邢本俱作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

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皇本作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也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性也邢本無二也字次句作未必能有所立餘與皇本同俱不稱孔曰）論篤是與章孔曰論篤是口無擇言君子是身無擇行色莊者不惡而嚴（皇邢本無孔曰）俱莫春者孔曰莫春者季春三月（皇本作苞氏曰邢本作包曰）以杖叩其脛孔曰扣擊也（皇邢本俱作叩）吾其為東周乎孔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皇邢本無孔曰）俱吾蓋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曰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皇邢本無孔曰）俱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孔曰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皇邢本無孔曰）俱殷有三仁焉孔曰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憂亂寧民（皇本作馬融曰邢本無孔曰亦不稱馬曰）吾老矣孔曰聖道難行故言老不能用矣（皇邢本作難成俱無孔曰）

以上諸條可備參考惟叩其脛作扣一條實係舊本如此案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釋玄

應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十八卷音義引論語以杖扣其脛
注云扣擊也大智度論第四卷音義引論語以杖扣其脛
孔安國曰扣擊也足徵唐時古本俱作扣也
宋蔡氏節解論語集說十三卷所採孔注有與今集解本
異者畧紀於後誨女知之乎孔曰誨猶教也皇邢本無能以禮
讓為國乎何有孔曰何有者言不難也皇邢本無孔曰如禮何孔曰言不
能用禮也皇本作苞氏曰邢本亦作包曰子使漆雕開仕孔曰漆雕姓開
名子若其字也仕仕於朝也皇本孔安國曰漆雕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究習也邢本孔曰作漆雕無三字餘与皇同不可陷也孔曰陷陷入於井皇邢
本無惡訐以為直者孔曰發人之私曰訐皇本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邢本作包曰同無也字枼孔以誨女為教吾未嘗無誨焉孔亦以為
教誨與此注正合今本傳寫脫耳又以漆雕開字子若史
記弟子傳云字子開惟家語弟子解云字子若此注與家

語合又王肅僞撰之一證也

業孔注見於他書所引者亦微有異同今併錄以參攷毛詩江漢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注敏行之疾也敏而好學皇本孔安國曰敏識之疾也邢本同孟子滕文公章指下疏引論語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也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陽貨章皇本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又曰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也邢本同史記孔子世家裴注引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鄉黨魚餒下邢本注魚敗曰餒無孔曰皇本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山井鼎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餒下有也字仲尼弟子列傳裴注引孔安國曰南容魯人不廢言見用皇本王肅曰南容魯人也不廢言見任用也邢本王曰作言見用無也字餘与皇同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李善注引論語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皇邢本孔曰懷安也陸士衡文賦注引論語孔安國注彬彬文質相

聿之貌皇本此注作包氏曰邢本亦作包曰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注引

孔安國論語注簡畧也居敬而行簡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選注所引疑是此文注又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引孔安國尚書傳簡畧也或論語注乃尚書傳之訛李善偶誤記耳釋玄應一切

經音義大智度論五十三卷引論語鑽燧改火孔安國曰

一年之中鑽燧各異木也邢本無此注惟馬曰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孔安國疑是馬融之訛又妙法蓮華經第五卷音義引導之以政孔曰政謂法教也四華經音義引忽居下而訕上孔曰訕謗毀也雜寶藏經第二卷音義引鞠躬如也孔曰斂身也今集解本注俱無也字皇本皆有之疑邢叔明作正義多刪也字

邱光庭兼明書引孔注敬天之怒迅雷風烈必變皇邢本俱有此注作鄭曰案

孔注南容不廢與王注如出一手亦可見事之僞者無往

而不見其僞也

又案近世所出皇侃論語義疏山井鼎論語考文皆日本

國書與邢本多異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皇本孔子作孔安國曰高麗本集解同考文云今本作孔子曰孔曰之誤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

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皇本作孔安國曰物觀考文補遺云足利本無孔曰
子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
不孤也皇本亦無孔曰考文云本作孔安國曰事君數注數謂速數之數皇本
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韓李筆解作包曰宰予晝寢孔曰宰予弟子宰
我也皇本作包氏曰考文云孔曰作包氏曰足利本同爲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
知其仁也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可也爾孔曰以其
能爾故曰可也皇本無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無孔曰足利本同女爲君子儒章
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皇本作馬融曰考文
云此注作馬融曰足利本無孔曰道作君子云云誰能出不由戶章孔曰言人立
身成功當由道譬由出入要當從戶皇本亦作孔安國曰考文云今本足利本
此注無孔曰君子可逝也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
不肯自投從之皇本作包氏曰又作自投投之也考文云此注作包氏曰足利本同用之則
行章注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皇本作孔

安國曰無孔子二字末有耳字山井鼎正誤云孔子當作曰古本孔安國曰夫子為衛君章鄭曰
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
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
其意助輒否乎皇本亦作鄭玄曰考文云足利本此注作孔安國曰子不語怪力亂
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
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
言皇本亦作王肅曰考文云足利本此注作孔安國曰高麗本集解亦作孔注成於樂包曰樂
所以成性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
足利本同賓不顧矣鄭曰復命白君君已去也皇本作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
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先進於禮樂章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
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
進有古風斯野人也皇本無孔安國曰考文云此注直作先進足利本同一本作孔安國曰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皇本作苞氏曰考文云此注作苞氏曰足利本同
禮樂不興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濫罰
皇本作苞氏曰考文云此注作苞氏曰子服景伯以告孔曰魯大夫子服何
忌也告告孔子皇本作馬融曰考文云此注作馬融曰足利本同辭達而已矣孔
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皇本亦作孔安國曰
足利本此注適作凡事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
子皇本作鄭玄曰考文云此注作鄭玄曰足利本同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
皇本亦作孔安國曰考文云足利本此注適作不入其國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注言
凡天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皇本作孔安國
曰考文云此注作孔安國曰足利本同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
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皇本亦作孔安國曰考文云孔曰作包曰一瓢飲皇
本孔安國曰瓢瓠也邢本無考文云簞笥也下有瓢瓠也三字高麗本集解同羔
裘玄冠不以弔皇本孔安國曰故不相弔也邢本無考文云古

山與服下有敵不相而也五字足利本同又高麗本集解予有亂臣十人孔曰
亂理也理官者十人冊本作馬曰理作治皇本亦作馬馳曰亂理理官與高麗本同足利本亦
作理疑唐時古本避諱改治作理其他字句小異尚影皇本古注多有也
字冊本或無茲不具錄云
又案未知焉得仁皇本稱孔曰未知其仁釋文未知鄭音
智論衡問孔篇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
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智如此安得爲仁漢書古今
人表云未知焉得仁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
者所濟遠也皇侃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
敗舉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又下章陳文子
李充注云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騁稱其
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
濟世未可謂仁也皆讀未知爲未智與鄭君合孔讀如本

字非也

論語尚書孔注俱王肅偽撰論語注行於當時書傳至東晉始盛行

案王肅注尚書今已不傳其散見於正義及他書所引者以校孔傳一一皆合其為肅所偽撰無疑矣今具錄之堯典若稽古帝堯孔傳能順考古道而行之魏志四引王肅注堯順考古道而行之與鄭注稽古同天異日中星鳥孔傳春分之昏鳥星畢見正義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鄭以星鳥為鶉火之方平在朔易王曰改易詩曰為改歲孔傳易謂歲改易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孔傳匝四時曰朞正義王肅云朞四時是也師錫正義引王肅云眾舉側陋孔傳師眾慎徽五典釋文引王云徽美也孔傳同皋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孔傳彰明吉善也正義王肅云明

其有常則善也思曰贊贊襄哉孔傳未能思致於善徒亦
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正義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鄭注
贊明也益稷懋遷有無化居孔傳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
者正義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來當滿而去𥅱
成五服至于五千正義引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傳
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鄭注萬里不同禹貢冀州既載孔
傳先施貢賦役載於書正義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
書籍鄭注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厥田惟中中孔傳田之
高下肥瘠正義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厥貢惟土五
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
之使立社黃取王者覆四方宋書引王肅注王者取五色
土為大社封四方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淮夷蠙珠
暨魚孔傳淮夷二水釋文引孔傳作淮夷之水正義王肅

亦以淮夷為水名厥包橘柚錫貢孔傳錫命乃貢正義王肅云錫其命而後貢之厥貢惟金三品孔傳金銀銅也禮記疏詩疏引王肅注金銀銅也鄭注銅三色包匭菁茅孔傳橘柚正義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鄭以菁茅縮酒包裹厥土青黎孔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王肅云青黑色又東至于澧孔傳澧水名史記夏本紀作醴注引王肅曰醴水名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孔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史記注引王肅曰言君臣皆有一德盤庚惟涉河以民遷孔傳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正義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汝萬民乃不生生孔傳不進進謀同心徙正義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懋建大命孔傳勉立大教正義王肅云勉立大教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孔傳不當特豐於近廟正義王肅亦云高宗豐于禰西伯戡黎

正義引王肅云西伯戡而勝之傳戡亦勝也微子孔傳微圻內國名子爵正義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家語本姓解亦云微子圻內諸侯微國名子爵卿士師師非度孔傳六卿典士相師效非法度正義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孔傳師帥卒帥正義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鄭云師師旅帥洪範惟天陰隲下民孔傳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正義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言天深定下民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孔傳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叙問何由正義王肅注云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土爰稼穡孔傳種曰稼斂曰穡史記注引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家語在厄篇王肅注種之為稼斂之穡思曰睿孔傳必通於微正義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

深微必深思通於微也使為其行而邦其昌孔傳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史記注引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三曰柔克孔曰和柔能治三者皆德正義王肅意與孔同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孔傳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史記注引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孔傳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史記注引王肅曰所以為民父母而為天下所歸往曰克孔傳兆相交錯正義引王肅云盡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七曰賓正義引王肅曰賓掌賓客之官傳賓禮賓客無不敬鄭注賓掌諸侯朝覲之官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正義引王肅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傳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

小各有常法旅獒為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王肅聖
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鄭云七尺曰仞金縢既克
商二年正義引王肅曰克殷明年傳曰伐紂明年啟籥見
書孔傳開籥見占兆書正義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
也大誥王若曰孔傳周公稱成王命禮記疏引王肅注稱
成王命故稱王康誥孔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康
圻內國名詩疏引王肅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
蔡更封為衛侯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孔傳言殷後小
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正義王肅云腆主也
鄭云腆小國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經紀王業望復之
也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孔傳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
知我周國有疵病正義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
誅伐之又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惟大艱人孔傳惟大為

難之人謂管蔡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孔傳循
文王有所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予言不可
不從正義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疆土
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
從也洛誥朕復子明辟孔傳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正義王
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年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
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
詩疏亦引王肅注云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
年致政成王年二十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孔傳王
賓異周公太室清廟正義引王肅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
之以為賓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多士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孔傳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正義王肅云

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無逸其在祖甲孔傳湯孫太甲史記注引王肅曰湯孫太甲書正義曰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多方代夏作民主孔傳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正義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孔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正義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任人準夫牧孔傳常任準人及牧正義王肅云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三亳孔傳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正義王所說與孔同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孔傳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正義王肅云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君奭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孔傳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史記注引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

之功安治有殷也顧命敷重豐席孔傳豐莞正義王肅亦
云豐席莞鄭云豐席刮凍竹席大訓孔傳大訓虞書典謨
正義王肅亦以為然河圖孔傳河圖八卦正義王肅亦云
河圖八卦也鄭云河圖〻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三咤
正義引王曰咤奠爵傳三奠爵鄭曰却行曰咤率循大卞
孔傳循大法正義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誕受羑若
孔傳言文武大受天命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
起正義王肅云羑道也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
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無壞我高祖寡命孔
傳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正義王肅云美文王少
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呂刑何度非及孔傳當何所度非惟
世及輕重所宜乎正義王肅云度世輕重所宜也費誓敿
乃干孔傳施汝楯紛正義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杜

乃擭斂乃穽孔傳擭捕獸機檻穽穿地陷獸正義王肅云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魯人三郊三遂孔傳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史記注引王肅曰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孔傳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正義王肅云日月逝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其心休休焉孔傳其心休休然樂善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鄭云休休寬容貌夫肅注與孔傳同者如此其夥余之定書傳為肅撰豈不諒哉後有作者不易吾言矣文淇案余之定書傳至不易吾言矣擬改為則書傳為肅偽撰也籀案此條攷證詳核自為不易之論然尚書須心氣和平不可如毛西河叫囂之習也

又案劉知幾史通外篇云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齊建

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注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
航頭得諸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陸氏經典序錄云
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
肅注堯典從昚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仲達
正義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
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
補之據此則舜典一篇全為王肅注唐人固明知之矣既
知為王肅注而書疏且屢稱曰孔傳掩耳竊鐘則惑之甚
者也

又案舜典釋文所引王肅注以校孔傳皆合慎徽五典傳
徽美也王云徽美乃言底可績傳底致王云底致也惟時
懋哉傳懋勉王云懋勉也蔡氏阻飢傳阻難也王云難也
羣后四朝傳各會朝於方岳之下王云四面朝於方岳之

下文祖偁堯文德之祖廟王云文祖廟名三苗偁國名王云國名也至若大麓六宗孔王悉同又其顯然者矣又三帛孔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正義曰王肅云三帛玄纁黃也狐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月正元日孔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正義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陸元朗謂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信矣

或問子以古文書傳並為王肅所依托然古文孔傳至東晉元帝時始出肅以魏甘露元年薨迄東晉建武元年肅卒已六十二年豈得謂古文書傳為肅所依托乎又其案蜀志許靖傳王朗與靖書云遺聞變終于文祖之言于尚書又覩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朗時偽古文猶未作也謂古文為王肅所作以人設子深可發噱余曰晚出古文雖梅賾奏上然非梅氏所撰造也孔氏正義引晉書云唐太宗御撰晉書無此文當是王隱臧榮

緒書等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唐御撰晉書亦無此文）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孔穎達正義序云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湯誓序正義引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湯誥曰王歸自克夏泰誓正義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剖別孕婦也謐引偽古文如此則晉書謂謐傳古文者信也唐御撰晉書禮志盧欽魏舒等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令說命亮陰傳陰默也無逸諒陰傳乃有信默然則欽等所引之傳即偽孔傳文也

（文淇案禮志所引明云周公旦稱高宗諒闇是抗無逸非說命也亦當時周公旦稱四字添入）是議在西晉之初泰始十年下至東晉元帝元年先四十有四年而孔傳已行於時如此則晉書謂晉初鄭冲傳古文者亦信也又唐御撰晉書鄭冲傳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因悟唐孔氏引晉書止言古文始自鄭冲不言冲授自何人蓋冲與何氏等共集論語注其時王肅為太常何晏為尚書冲為光祿大夫（冲後入晉仕至太保封壽光侯泰始十年薨追贈太傅諡曰成）同仕魏朝冲傳古文必肅所授無疑也且晚出古文皆綴集逸書而成非王肅之雅材博學未易搆此傳自梅氏始奏上於朝尋潛邱每譏梅賾作偽猶未免於寃乎　又案梅氏鷟朱氏彝尊俱謂鄭冲皇甫謐實未見古文非也晏案謐與冲雖傳

古文其時尚未奏於朝故沖撰集解謚撰世紀不盡依用
非不見晚出古文也且帝王世紀固明引古文尚書矣
案通典卷五十三吉禮十三太學引太常荀崧上書曰昔
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
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
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案杜即杜預孔即
孔安國書傳王即王肅何即何晏據此則西晉初年僞孔
書傳已與王肅經注同置博士可證孔傳之出不始於東
晉元帝時矣或曰荀崧所謂武皇帝安知非東晉孝武帝
余曰崧疏明云張華等華正晉初武帝時臣然則古文孔
傳實出於王肅時迨西晉初年已置博士故鄭沖傳之杜
預引之皆可以實證而知也　又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
稱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

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井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此亦西晉初引偽書傳之碻證　又通典八十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云尚書毋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為凶廬又通典卷八十二云杜亦不自解說遂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為證據此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嗾使為之其引諸儒云者即指偽孔傳文也特其時尚未通行故或渾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始於西晉之初其改諒闇作亮陰亦以偽古文書也　又通典四十七天子宗廟引商書曰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也亦晉人引偽古文者不獨郭璞爾雅注引用古文書也杜君卿避唐諱又改七世為七代古文太甲中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

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正義曰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猶寬而變猶數也此孔傳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案康成之說本戴德喪服變除非鄭氏之肊說也故二十七月之制至今用之王肅忍於短喪故為二十五月而偽孔傳與之同其為一手所造明矣

或疑肅偽撰書傳等書託之漢孔氏以兩漢諸大儒所未見而突然出於魏晉間當時何無一人議之而翕然信從之乎余曰此殆有故矣考今晉書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既笄歸於文帝生武帝是以左傳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論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

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冲述此言是也考晉書禮志太康初摯虞奏安制鄭王各有異同可依準王景侯（魏志王肅傳謚曰景侯）所撰喪服變除有詔可其議泰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然則肅說之行特如馬融之外戚豪家非必巍然師表諸儒心服而尊之也且古文傳自鄭冲冲仕晉武帝時備極寵遇武帝親為肅外孫冲即心知其偽又安敢發姦摘伏起而議作偽之子雍耶且肅生三子恂虔愷見外戚傳恂虔爵為通侯愷尤暴橫至欲坑劉輿兄弟（見石崇傳）當時即欲申明其偽又孰能大聲疾呼攖樹房之奇禍耶其或有大儒卓見發憤著書藏之私家者迨永嘉之亂京華覆滅為書之四厄（本隋書牛宏傳）亦散亡而莫可考此肅之所以得售其偽也直至隋唐以來諸儒始漸有疑之者一陸

德明一孔穎達一劉知幾經典序錄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尚書正義曰至晉世（祕府世作）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舜典三帛疏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惟彼陶唐云云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棄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云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考釋文有尚書王肅注十卷新舊唐書志俱有王肅尚書注十卷是肅書唐時猶存諸儒親見肅注而疑其意與孔傳合可謂發露真贓者矣然諸儒祇疑肅之竊見古文而不知肅之私造古文雖疑而不能明其偽此王充所謂信之入骨不可自解

者也近惠氏棟著古文尚書攷始疑偽書作俑於王肅其說曰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正義曰賈逵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誕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案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得古文證當見之故五子歌湯誥諸篇閒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故棟當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又曰七廟之制始於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

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
以上二廟當毀以其為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
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干寶之徒
咸以為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
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推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
從而和之王肅又從其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
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為七世孔晁虞喜干寶又皆
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棟謂王肅主七廟
以駁鄭氏故嘗疑僞尚書王肅僞也晏案惠氏論極確核
可為助我張目者然窃々二條惜不博稽以證其說又篇
首言梅賾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紿後世不直言王肅是
惠見猶為兩歧也且又不知論語孔注俱一手所僞托則
推闡是旨不能無待於後人矣案家語正論解引夏書惟彼閩居云云王肅注亦謂

夏殷與注左興惠氏引呂覽引商書五世之廟見有始覽諭大篇

又案陸元朗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左傳昭三十一年孔疏亦云江東晉元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劉子玄史通外篇云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唐御撰晉書未載此事惟荀崧傳云元帝踐阼置古文尚書孔氏博士一人崧上疏又請置儀禮公羊穀梁鄭易博士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考元帝紀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古文孔氏置博士正在此時文淇案此據元帝紀謂古文孔氏置博士在此時漢儒據通典謂西晉武帝已立博士當攷梅氏即以元帝建武元年奏上書傳是甫上書五年即立學矣夫漢世欲立左氏博士劉歆貴遠尚且多費辭說何以孔氏古文一出竟無一人難之阻之而即為置博士豈非作偽者

餘燄未熄而有以炫惑當世乎余嘗以王肅之古文比於王安石之新經皆其權勢熇熇橫力能行於當代然新經世知為介甫作故久之輒罷古文世不知為子雍作故傳之至今譬小人之作奸犯科有發有不發然或倖免於一時及見誅於後世偽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歟大士款以

○王肅古文比安石新經五行餘字皆宜刪實蹟譬小人以下當刪其語太狠

宋董氏逌著廣川書跋其跋石經尚書云王肅解書志是孔傳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之知古經已廢於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觀董氏此語則王肅之同偽孔昭然可見益信書傳即係肅作故其語多雷同也

或問王肅注尚書亦依今文至東晉古文肅實未嘗有注何由知古文孔傳亦為王肅依托乎余曰請以一事明之

古文太甲云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偽孔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正義曰案士虞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猶寬而變猶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案鄭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又檀弓孟獻子禫孔疏云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按鄭依而用焉是鄭說疏本於經文遠宗大戴視王肅為有徵矣又古文旅獒孔傳云七尺曰仞古文咸有一德孔傳云天子立七廟皆同王肅說與包咸鄭玄言七尺曰仞及禮記鄭注言五廟者不同此非古文孔傳併為肅擬之明徵乎潛邱每謂偽孔竊王非王竊孔不知古文肇於魏代實出於王肅時疏證謂孔傳出於魏晉

閒後於王肅猶未免考之不精也　又案唐會要劉子玄云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又通典八十總論喪期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用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據此則肅說之盛行魏晉間彰彰明矣

陸氏經典序錄言枚賾始從堯典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余竊以為不然考舜典孔疏引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觀此注之意則從慎徽以下分篇殆即子雍之妄作也又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常以為雖有舜典今果如所論以偽扶偽尤為明證又益稷篇首王肅注云帝在上皋陶陳謨於下已備矣疑割皋陶謨為益稷亦子雍所為余嘗謂事有更千百年而後人猶能摘發隱慝灼

然難進者要在學者冥心求之耳　又案今之舜典乃割堯典為之古文別有舜典逸篇今之益稷乃割皋陶謨為之古文別有棄稷逸篇潛邱先生疏證曰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令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間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守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又漢王莽列傳內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典正同文淇案晉書禮志太康初摯虞表曰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于東嶽備陳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亦不曰舜典也　又注困學紀聞云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最案史記本紀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

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克善之乃使舜慎和五〻典〻能從文勢一氣直下史公親從安國問古文未嘗分堯典為舜典也經典序錄云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又堯典正義云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馬鄭傳漆書古文及安國衛賈之業亦未嘗分堯典為舜典也論衡書虛篇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賈公彥周禮疏序曰堯典曰伯禹作司空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大宗伯疏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毛詩周頌般正義堯典說巡守之禮望秩于山川今皆誤為舜典文唐時孔書雖盛行而馬鄭之真古文尚存於世故諸儒猶得據知為堯典也又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謀云〻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云〻至帝拜曰然往欽哉此皋陶益稷合一

之明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永初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即謂日月星辰至絺繡之文是亦以今益稷為皋陶謨也禮記王制正義案尚書皋陶謨弼成五服云云咎繇謨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賓服云云又尚書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月令正義鄭注皋陶謨云采施曰色又案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云云　毛詩鄭譜序正義云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荅為歌又引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商頌殷武正義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足徵自昌言以至賡歌皆皋陶謨篇文今割帝曰來禹以下題曰益稷矣

又案梅氏奏上孔傳時尚無篇首二十八字至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說云於大航頭買得之詔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迄梁武時博士會議終不行用其幷附方興偽文於今舜典之首則自隋學士劉炫始（詳見經典序錄及史通）夫劉炫依托易連山亦素好作偽之人其尊信此二十八字固宜唐初大儒多劉氏弟子撰集正義遂用師授之本謬種流傳貽誤千載門戶之為害甚矣

又案近蕭山毛氏謂當自月正元日以下斷為舜典秀水朱氏又謂宜刪去方興之文自舜格于文祖以上為堯典冠以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至篇終為舜典要謂此二說謬甚王充論衡氣壽篇引堯典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

載陸方乃死鄭氏詩譜引虞書曰詩言志四語正義曰鄭
注在堯典之末則自慎徽以下迄終篇皆堯典明甚何為
而妄分之乎又考太平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攷河
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李善文選注引尚
書中候云建黃授政改朔然則高堂隆所引乃出緯文與
詩殷武疏引契握云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
詩譜疏引摘雒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正相類皆緯候
效尚書語宋書不明稱緯者猶漢人引易緯直稱易曰引
禮緯或稱禮說也竹垞誤為逸經甚謬以毛氏朱氏之博
洽而亦為此無稽之臆說真咄咄怪事
又案潛邱尚書古文疏證卷二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
語孝經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傳東漢鄭得之載於此

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覽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晏謂潛邱誤矣安國訓出陸氏釋文乃音義非鄭箋也元朗引停水曰池即偽泰誓傳文汲古閣刊本不作分行細書以音義溷入箋故有斯誤以釋文單行本校之其訛謬立判矣近刊宋本注疏已改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八字入音義下是正毛本之誤

又疏證卷五下云儀禮士昏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晏案漢儒音注祗曰讀若某未有翻經潛邱引鄭氏反語亦誤以釋文為鄭注也考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鄭注寢壻之室也據釋文此下應有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今毛本脫當時刊注疏者割取音義散

附注下遂將此十四字移入士昏記注用昏壻也之下而又訛為大字淆入鄭注故潛邱不免貽誤爾又禮記昏義釋文亦云婿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左傳文八年釋文云壻音細俗作婿正與此文一類其為元朗之說無疑宋本明本儀禮單刻大字鄭注皆無此十四字禮書綱目士昏禮納采下載記文鄭注亦無此十四字江氏精於考禮其援據核矣余嘗謂好古如毛子晉汲古閣諸刊本有功於藝林匪小然亦有訛謬可笑者如關雎序箋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云康成安知梁時之有沈重于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傳王云上帝天也馬云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作傳者既標為漢孔氏又安知魏之有子雍東京之有季長乎書傳雖係贋作亦不應顯然破綻如此考斯二條亦皆陸氏釋文誤入大注者也左傳

倍十五年杜注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爲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此亦釋文訛作大注又毛本史記集解夏本紀又東至于醴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孔氏何由得引馬王曰字誤衍其他如此類者甚夥學者皆求宋元舊本校之庶不至以訛傳訛云

又案疏證卷二第二十一云孔穎達禮記疏漢志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附此以廣異聞按案班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併儀禮十七篇與逸禮三十九篇言之劉歆傳讓太常博士書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

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鄭君言有四十篇也潛邱謂未知何說蓋考之未詳耳

又惠氏古文尚書攷云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其書閒引梅氏古文案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余考忠經隋唐志皆不著錄宋時始出內引東晉古文凡五天地神明章引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兆人章引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辨忠章引書旌別淑慝忠諫章引書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證應章引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皆僞古文書必非季長所撰錢辛楣宋史考異謂宋人僞託晏謂此書亦非僞託當別一馬融與漢馬融同姓名非東京扶風馬氏也

考崇文總目五行類有絳囊經一卷馬融撰桐鄉金錫鬯云融唐居士非漢馬融也余觀忠經序云臣融巖野之臣當亦唐居士所撰後人誤為南郡太守耳若果漢之馬氏乃外戚豪家不得云巖野之臣矣又案忠經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又國一則萬人理政理章夫化之德理之上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為理之本也唐人避高宗諱多改治作理可證為唐馬融作矣又考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冢臣章云正國安人武備章云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唐人避太宗諱多改民作人益信為人撰著是在古文盛行之時其屢引梅氏書不足異矣

按朱子語類云尚書孔安國序亦不類漢文章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文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

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又云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
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則麤大又文集答
孫季和曰孔氏書序與孔叢子大抵相似所書孔臧不為
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
考之不精甚矣記尚書三義曰今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
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
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晏案朱子此
說真不刊之論嘗以小爾雅校今書傳一一符合其為出
自一手無疑今詳錄於後堯典明明揚側陋孔傳明舉人
在側陋者廣言揚舉也舜典封十有二山傳封大也廣詁
封大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載事也廣詁載事也蠻夷
猾夏傳猾亂也廣言猾亂也敷奏以言傳奏進也廣詁奏
進也眚災肆赦傳緩廣言肆緩也敬敷五教孔傳布五常

之教廣詁敷布也大禹謨兹用不犯于有司孔傳司主也廣言司主也益贊於禹孔傳贊佐也廣詁贊佐也皋陶謨允迪厥德孔傳迪蹈廣詁迪蹈也禹貢既修太原孔傳高平曰太原廣詁高平謂之太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孔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廣服葛之精者曰絺廣訓海物惟錯錯雜也厥篚玄纖縞孔傳縞白繒廣服繒之精者曰縞厥篚纖纊孔傳纊細綿廣服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三百里蔡孔傳蔡法也廣詁蔡法也盤庚率籲衆慼孔傳籲和也廣言籲和也洪範汩陳其五行孔傳汩亂也廣言汩亂也微子告予顛隮孔傳顛隕廣言顛隕也康誥汝陳時臬孔傳汝當布陳是法廣詁臬法也丕蔽要囚孔傳謂察其要辭以斷獄廣言蔽斷也微子之命克齊聖廣淵孔傳廣大深遠廣詁淵深也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傳戚近也廣

詁戚近也秦誓惟受罔有悛心孔傳悛改也廣詁悛止也
注云悛取其改皆止之義牧誓時甲子昧爽孔傳昧冥爽
明廣詁爽明也昧冥也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孔傳享當也
廣言享當也梓材戕敗人宥孔傳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
廣言戕殘也至於屬婦孔傳至於存恤妾婦屬義妾婦之
賤謂之屬婦酒誥不腆于酒孔傳不厚于酒廣言腆厚也勿
辯乃司孔傳辯使也廣言辯使也多方不蠲烝孔傳不絜
進于善廣詁蠲絜也大誥圖天之命肩有辭孔傳用汝衆
方大為過惡者廣詁肩過也呂刑其罰百鍰孔曰六兩曰
鍰廣衡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注云鍰六兩費誓杜
乃擭孔傳當杜塞之廣詁杜塞也又孔叢子論書云宰我
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
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

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今舜典納于大麓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案馬鄭皆云麓山足也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史公親從安國問故漢書所謂遷書載堯典多古文說是也非南秦族訓云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注云堯使舜入林麓去遭大風雨不迷也論衡亂龍篇云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龍虵不害古文說與史遷馬鄭合推釋文又引王肅云麓錄也與偽傳孔叢同明是肅一手偽撰

論書云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今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又論書云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曰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今康誥庸庸祗祗

威威顯民孔傳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又論書云子張問書曰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今禹貢奠高山孔傳高山五岳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又論書云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今皋陶謨欽四鄰孔傳四近前後左右之人勅使敬其職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又論書云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今無逸其在祖甲孔傳湯孫太甲爲王不義案疏引鄭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史記注引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馬鄭據古文説皆不云太甲書疏稱王肅本以祖甲爲太甲與偽傳孔叢合皆肅一手所爲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云太甲一名祖甲皇甫謐當見古文此亦黨同偽書之説又刑論云書曰非從惟從孔子曰夫聽訟者或從

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令呂刑非從惟從孔傳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又孔叢子宰我曰敢問禮于六宗何謂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于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案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釋文王肅作祖迎今孔叢正作祖迎亦王肅僞撰之一證所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禮于六宗此之謂也今辭典禮于六宗孔傳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案釋文引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書疏云王肅亦引祭法文乃云禮于六宗此之謂矣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周禮大宗伯實疏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可證孔叢家語書傳俱王肅一手所造又執節篇云其在商書太甲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興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克思厥祖之明德與今古文太甲略同嗚

呼作偽者既作一書復作數書以佐其偽揉其命意不過彼此牽綴與圖後人之信耳孰知夫取後人之信者乃益所以滋後人之疑者乎此真偽古文所云作偽心勞日拙者也

又案尚書孔傳班志不載其言作傳者亦自作偽者始連叢子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知以今隸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以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意尚書大序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與連叢所言絕

類然則孔叢大序及書傳俱一時所依托即如受詔作傳云云果有此事與中壘校書中郎立石並為一代曠典孟堅豈有不載入漢書者乃班史所無而孔叢大序皆言之其偽可知考家語後序亦言子國撰尚書傳五十八篇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序為子雍所撰又與連叢大序脗合豈非一手所偽造哉

安國為古文論語訓祇見家語後序而後序偽妄無一可信

論語孔注始見於家語後序余既定其為王肅偽撰矣今按後序言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宅得壁中古文子國集錄家語既成會值巫蠱事寢又言子國年六十卒於家皆偽妄無一可信故特紀景帝前二年恭王始立迄征和二年巫蠱事凡六十五年條辨左方使後之覽者易明焉

漢景帝前二年　史記五宗世家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傳同　漢書景帝紀二年春三月立皇子餘為淮陽王諸侯王表三月甲寅立為淮陽王

前三年　史記魯共王世家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漢書同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孝景前三年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年是為共王　案班表云二年徙魯非也漢書景帝紀破吳楚正在三年則徙魯當在是年考史遷表二年分楚置魯國三年共王始徙魯也

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

六篇安國獻之遺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晏案恭王徙魯在景之前三年居魯二十六年薨為元光六年武帝即位之十二年也若如漢書言武帝末以後元二年逆計去恭王之薨已四十二年矣安得有壞孔子宅之事乎然則武帝末三字其誤必矣史記世家云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夫好音為季年則好治宮室為初年可知矣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亦初年好治宮室之證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恭王初好治宮室苑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益可證壞孔子宮在共王徙魯之初年其為景帝時無疑也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可云確證然則恭王

壞宅實景帝時事也　或問壞孔子宅是恭王始還居魯事否余曰唯唯否否漢書言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是從魯之後既有宮而更廣之非未有宮而始作之也竊意武帝末三字當是景帝末之訛景帝之後元年恭王徙魯前十二年正即位之初年廣大其宮之日也是時安國得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夫安國得書既能考而讀之至幼亦當十餘歲矣若景帝末年安國年十五則建元五年二十為博士歷十八年元狩五年三十八歲為諫大夫後加侍中遷臨淮太守幾四十卒與史記所言蚤卒合太史公親從安國游其言必不誤也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後元年

二年

三年

武帝建元元年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晏案史記儒林傳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又言今上即位迎

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歸數年卒考漢書武帝紀趙綰等坐毋奏事太皇太后自殺在建元二年申公於是年歸又數年卒當在建元之末竊意建元元年申公老而被徵當不復教授安國受業必在建元以前矣　或問安國受業之年可得聞乎余曰史記申公傳云楚王郢子戊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受業者百餘人又考漢書楚元王傳申公胥靡在王戊之二十年景帝之前二年也二十一年春王戊謀反自殺申公乃得免罪歸魯是為景之前三年正恭王徙魯之年史記言王命召之乃往徐廣謂王即魯恭王是也安國以魯人為弟子當在景帝末年正申公

歸魯之後未被徵以前也其時恭王壞宅安國得書申公居魯安國受業俱在此際皆不滿二十時事也案漢有兩申公卽孔志有申公齊人非魯之申培公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晏案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今皇帝史公指武帝也考漢書儒林傳序云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容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荀悅武帝紀云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博士為弟子師其年又必有一日之長計安國之生當在景帝之初逮景帝末得

書孔壁已十有餘歲自景栨元年迄建元五年又八年其年約二十弱冠較弟子齒稍長是為博士時也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　晏棨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考建元以後安國正為博士與遷同仕於朝從而問業即此時也

六年

元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史記世家共王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又表云

元光六年共王二十六年薨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魯王餘薨景十三王傳恭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諸侯王表共王徙魯二十八年薨元朔元年安王光嗣

茲案史記以共王二十六年薨為元光六年漢書以恭王二十八年薨為元朔元年其說互異考恭王當薨於元光六年次年元朔改元子安王嗣始告於朝故漢書遂書薨與嗣俱在一年史記則以共王薨在元光末安王嗣在元朔初從其實也班書自景前二年立王說元朔元年故云二十八年遷書自景前三年徙魯說元光六年故云二十六年茲從史記

元朔元年

二年

三年　漢書兒寬傳以郡國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

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　晏案百官表云元朔三年
中大夫張湯爲廷尉兒寬補廷尉文學卒史亦爲元朔
三年寬受業爲弟子當在是年以前正安國爲博士之
時也　又案潛邱先生據兒寬此傳謂安國是年乙卯
始爲博士年二十餘晏謂如潛邱說元朔三年二十餘
爲博士逆數至景帝末安國尚不滿十歲何以受申公
之魯詩考孔壁之古文乎其說有所難通矣故愚謂安
國爲博士當始於建元之末武帝初置博士時也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狩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

蚤案漢書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百官表云博士秩比六百石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故由博士而遷諫大夫也計安國為諫大夫時年三十有餘進秩侍中遷臨淮太守然後卒也　又案安國為侍中漢書不載惟後漢書獻帝紀章懷注引漢官儀曰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朝廷榮之此安國為侍中之明徵也（潛邱先生考安國官秩不及侍中蓋偶遺之）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諭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考安國既通古文兼習魯詩可云博學自建元五年遷元狩四年

為博士十有八年可云碩儒故特擢侍中之選也漢時侍中無定秩百官表有侍中太僕侍中中郎將侍中光祿大夫侍中衛尉侍中水衡都尉侍中奉車都尉侍中駙馬都尉應劭謂入侍天子謂之侍中故諸官皆得加此秩若今人之兼銜也知安國為侍中必由諫大夫者百官表云侍中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故諫大夫亦得加侍中安國以博士而為侍中諫大夫猶歐陽地餘以博士而為侍中中大夫也見儒林歐陽生傳及漢表永光元年又續漢志云侍中比二千石劉昭注引漢官儀云千石非也案漢表侍中亦案二千石下漢書表云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安國以八百石之諫大夫晉二千石之侍中後又遷同秩之臨淮太守遂卒計安國之卒年蓋將幾四十矣　或問何以知安國幾四十卒也余曰史公作孔

子世家備紀聖裔之年若子上四十七子京四十六子冢四十五皆不云蚤卒而獨於安國言蚤卒故知年未踰四十且以前後考之而知也

家語後序云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又云由博士為臨淮太守　晏案以八百石之諫大夫二千石之侍中忽下而為六百石之博士降秩甚矣何名遷乎又以六百石之博士突遷二千石之太守益無是理作僞者於漢代之官制何夢夢也且西漢祇稱諫大夫亦無諫議大夫之名續漢書百官志云諫議大夫六百石胡廣曰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是此官始於光武然則後序所云必東漢以後人所僞造也考魏時有諫議大夫子雍其習於當時之制故不覺流露筆下耶又安國為諫大夫時年當三十餘

云四十亦妄

六年

元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封元年　家語序云元封之時吾仕京師　晏案元封之初安國殁已數年序說亦妄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太初元年　史記自序云遷為太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晏案史記作於是年而孔子世家已言安國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蓋安國之歿當元狩之末至太初改元歿已踰十年矣又史公已及見安國之孫驩計安國若在亦近六十矣

二年　荀悅漢紀太初二年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　晏案安國傳古文尚書之弟子亦於是年卒矣

三年

四年

天漢元年　家語後序天漢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壁
中詩書志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
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
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
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由博士為臨淮太
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晏案天漢元年
上距魯恭王之薨已二十有九年安得有壞宅事作偽
者亦麤疏之極矣安國卒於元狩之末逮天漢之後殆
已二十餘年又安得有論撰傳注之事乎然則所謂論
訓孝經尚書傳皆子虛烏有之談而無一可信者也且
史遷為安國弟子明云蚤卒若年至六十尚得謂之蚤
卒耶即如偽序所言受書於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
時年已九十餘安國從而問業至幼亦當十餘歲自文

帝元年數至征和二年巫蠱事歷八十九年安國若以是時卒年且百歲餘又不止六十矣作僞者不考時世而爲是進退無據之言亦謬妄可笑之甚矣　又案書大序言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連叢子亦言先聖古文世人固莫識也語正相類晏謂此二說妄甚暴秦撥去古文用隸書以趨簡易此特一時暫罷遠漢興仍用古文烏得言書廢已久世莫能識乎漢書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許慎說文序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

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夫蕭何試古文於漢初數豐校古文於漢末古文之通行西京彰彰明矣是以班志本劉歆七略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玉海卷四十二引桓譚新論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古佚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是皆古文書也史以漢孜之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十歲誦古文劉向以中古文校易經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西漢之通古文者也杜林得古文漆書劉陶推三家及古文賈逵桓譚鄭興馬融鄭玄盧植俱好古學說文序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

皆古文周禮儀禮鄭注亦稱故書古文隋經籍志議郎衛敬仲古文官書一卷是東漢之通古文者也古文之盛行於漢如此今說文所載有古文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兼列古文去篆籀不甚異亦未見其莫能辨識也善夫書疏之言曰科斗書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仲達尊信孔傳而猶疑大序所言之非則僞序之矯誣從可知矣　又葉宗王氏柏謂科斗文字不過據孔壁所藏之古以世所傳夏商鼎彝盤匜之屬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近竹垞朱氏亦取其說晏案嘗爲此說近是而亦非也科斗者古文之別名起於東漢季世古文寢衰之日諸儒以意名之作僞者襲用其說實不始於書大序也書正義引鄭玄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

令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言令則古無此名出於當時之方俗也後漢書盧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科斗之名始見於此時是起於東京之末矣若西漢之代則斷乎無是說即說文列八體六書班志載小學十家亦無科斗之稱則東京之初亦未聞作偽者乃用以入書序其為東漢以後人偽撰斷斷然矣　又案謂漢世科斗書廢魏晉人固當有是說矣魏志劉劭傳注引衛恆四體書勢序古文曰自秦用古文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與書序言相類蓋爾時議論如此可證大序為魏晉人

作矣又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科斗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山井鼎左傳考文引王隱晉書束晳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形故俗名之焉酈道元水經注云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齊書文惠太子傳時襄陽有盜發楚王冢大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王僧虔曰此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韓退之文集科斗書後記李監陽氷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魏晉而降古文漸絕言科斗者始紛紛矣

二年

三年
四年
太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征和元年　漢書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
二年　武帝紀二年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
死秋七月按道侯韓説使者江充等掘蠱於太子宮
秀水朱氏經義考曰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
歿當已久矣班固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
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
僞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

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或曰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乎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鈔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而自破矣　晏案巫蠱起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幾三十年而尚書序且云會國有巫蠱事安國寧能知死後事耶必如小說家寓言孔安國壽三百歲然後時事方合宋沈作喆寓簡范蠡隱於五湖屢更其號最後稱海濱漁父為孔安國之師安國服鉛丹壽三百歲云其若無徵弗信何

家語後序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　晏案史記

孔子世家安世乃十一世孫漢書孔光傳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又云忠生武及安國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為十一世故光為十四世此有明文可考後序作十二世妄甚史漢皆不著安國字云子國亦偽妄惟連叢子亦稱子國作偽者互綴以圖取信耳

又後序云子思名伋伋嘗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　晏案史記世家云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即今禮中庸篇孔疏引鄭目錄以為子思伋作之是也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蓋析一篇為二如曲禮檀弓分為上下耳安得有四十七篇乎惟孔叢子居衛篇子思曰吾困於宋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九七字之訛與偽序同出一手也　又案史記孟軻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非子思弟子也後序甚謬

孔叢子又撰出子思與孟子問荅以佐成其僞尤根誤可
咲　又彙孟子字不傳令所傳之字亦王肅僞撰漢書藝
文志孟子十一篇師古注聖證論云軻字子居困學紀聞
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傳
子云字子輿疑皆傅會最棨厚齋謂傅會是也考趙岐孟
子章指題辭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徐幹中論
序云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
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
紀錄耳據此則孟子之字漢人皆不及知乃突見於聖證
論孔叢等書其爲王肅僞造無疑傅子乃傅元所著晉人
無識誤信魏時書耳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孟子字子輿廣韻孟子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唐皆誤據僞書
又後序云子思生子上名白　最棨檀弓史記世家荀悅

漢紀作白漢書孔光傳作弔
又後序云自林栗紀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潛邱先生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皆緣於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伯魚之母死則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則子思出妻也子思之妻死於衛赴於子思則伯魚妻嫁亦為出也今姑就伯魚之妻辨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歲當亦四十容貌改前矣況歷三年喪又四十有二三距孔子夢奠兩楹之夕僅隔歲耳縱未殁亦髮白在堂何忍舍之而去且遠嫁衛國雖鄙委巷之婦未至是而謂孔門之冢婦名賢之母為之耶害禮誣謗污衊實甚此事既冤則孔子之妻與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　晏案檀弓止言孔子伯魚子思出妻後序又牽入林孫紀益荒

唐謬悠之甚矣竊謂欲辨僞者莫如以僞攻僞而其僞自明考家語本姓解稱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果是時母已出矣如左傳生聲伯而出之（成十一年傳）而此三歲之孤誰撫育以至成人乎又家語公西赤問篇孔子之母喪從魯合葬於防夫母出與廟絕（本禮記鄭注）果其出也不宜合葬既得合葬其非出母明矣又家語本命解云婦有七出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大戴禮本命篇亦有此文）將已生子即出耶孔子少時已爲季氏史及司職吏（據史記）先貧賤後富貴其不當出一也將生子後方出耶孔子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據歷聘紀年）共更三年之喪其不當出二也由是以觀則謂孔子出妻者誣且妄矣至謂伯魚子思出妻又襲檀弓而失之者也

又案孔氏出妻之說謬妄非小窮經者不可不致辨也叢當

著檀弓出母辨以其為先儒所未言不敢自信併記於此以質後之君子曰檀弓言喪出母者非七出之出謂庶子生母猶今人言庶出言妾母為生母也生母言出者若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公衍公為之生其母偕出是也又左氏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昭四年傳云徐子吳出也是謂女子嫁而生子曰出與出母義亦近考爾雅釋親云父之妾為庶母儀禮喪服緦麻三月下云士為庶母子夏傳曰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孔子為大夫當無服矣或聖人因時制宜追思為士貧賤之日隆禮從士喪庶母本姓解云叔梁紇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是孔氏有庶母矣或有所據未可知然漢人注論語孔子兄之子皆不稱兄名字商頌正義引世本云叔梁紇生仲尼亦不言孔子兄名穉孟皮伯尼名字竟是王肅杜撰檀弓有孟皮亦非孔子之兄正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者也至子思直從大夫之制故不喪出母云不為伋也妻者明其為妻也又考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庶氏者庶母也大夫庶母無服不得哭於廟故子思自以為過而哭於他室也且檀弓言母死於衛者乃子思奉庶母居衛後遂卒於其地孟子為子思門人言子思居於衛可為明證而康成妄謂伯魚卒妻嫁於衛又謂嫁母姓庶氏何其無稽之甚也檀弓又言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孔疏謂伯魚母出亦非也余謂此指丌官氏卒言（江氏永孔子年譜哀公十年孔子六十八歲丌官氏卒後二年子鯉卒）喪服期下云父在為母傳云何以期也屈也至尊不敢伸其私尊也聖妃卒時孔子尚在故伯魚止服期期年祥禫而哭孔子以為甚者即孝經毀不滅性示民有終之意也伯魚聞之遂除喪而不哭亦所以順父之心蓋孝子之志也後人不細心讀書或過信檀弓為真或直斥檀弓為謬皆由不得

出母之解也誠知出母之爲庶母古者大夫一妻二妾孔氏有庶母不爲甚異而兩漢以後訛謂孔氏三世出妻皆由誤讀檀弓亦不待辨而知其謬矣

文其業出母擇疑州家語既不乏據此又以本姓妍云料梁心有妾爲或有所略于理未安喪服士爲庶母有服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龍氏夫人卒孔子年甘四或時未爲大夫宣公五年始爲大夫時年已五十庶母之年未必定在此時謂夫子國時制宜從士喪庶母納氣可適子恩居衛爲自未必其爲大夫至謂皇從大大之例俟不是語又以庶氏之母爲庶母亦非未有蔣庶母爲庶氏者必彌庶母則庶氏之母可請庶母之母于竊謂孔氏出妻雖檀弓所載亦可不信說服脩及月令明宣位有不妾若鄭氏皆駁之非若聖經之不可可妾誤也但女辭而閑之特多塞據闕疑可于

一日於友人處借得周氏亮工書影燈下讀之其論出母一條與鄙見闇合亟喜而錄於此案書影張孟常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予竊疑之以爲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即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閨門乎或曰古者

七出之例甚嚴有一於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氏數世之婦皆不能為甯卑之鑒乎聞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先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即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為三年之喪耳其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夫所云不為伋也妻者蓋喪是也意者白為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況於伯魚乎況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為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

之寃即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
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其說與予互有詳畧特備錄
之庶集貽鄭象齋即之請焉
費桷素周亮工書影引張孟
帯以出母為生母引呂相純
柰庶公救之自出以先君子非指孔子伯無備回子先世
之人不為仮妻妻是也何婢積書記伯象母死期猶哭聞
夭子言除之父在為母之制當然二解皆庶近有進張所
反白者著孔門出妻事耕櫝弓有出母字無出妻字國出
母字而瀨前一代為出妻庿妾之甚庶為氏為知子思之
対不氏庶子恩在衛紀祀無衆三固凡食則國無財備禮
非説詞以齊禮於嫁母諸庶一娶凡女惟嫡夫人祔廟魯
隱考仲子之宮為別立宮猶不免春秋之職字思哭生以
于他室而不於廟國宜賓樹業係左傳遂氏之蓮則庶氏
数對姒母而繫以氏係左傳齊出祭出則出斷為生之義
修孟子無財不可以為恍則子恩無財非沈詞即以檀弓
文言之有者曰為妻齊來禮與公曰奪人以妻我妻與妾
對文則知為仮也妻對妻言之也○文満業張孟常之説
非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疏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
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即如孫說子思不令妾子終
三年之喪乃是合禮之事工文云先君子衰出母宜孔字
遠從文而為三年服年妾氏灼姻年世紀以庶氏為喪母
有消孔子喪出母為生母鄭清如孔子世寄莠杜訊其就
是也○文淇黄以出為生究無婢證年足妻之妯妹同出
為姨注同出謂與已嫁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注公年傳

曰蓋齊出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杜注姊妹之子曰出康公我之自出注康公晉外甥則我甥之自出注言陳周之甥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于異姓而生子也皆此諸謹所釋齊出奈出皆謂姊妹出嫁而生子以出母為生母古無是說不報附和十月和九日隆下記口文淇棐妻子難賤亦不能絕其母名不為假也妻即不為白也母子思大背不宜有此與說也

又案近豐城甘駁麟亦有辨云檀弓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者江慎修稱其說有功聖門最案施氏生九女無子出家語本姓解於他書從來未聞史記世家亦不載此子雍臆造不足信甘氏取之江氏信之過矣 又案家語本姓解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山井鼎左傳考文左傳桓六年疏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幵官氏幵作幷謹案家語作上官氏最謂考文作幷甚是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云幷官聖妃在安樂里又云後顏氏幷官氏邑今石刻猶存余家藏搨本八分完好不甚剝蝕明是幷字上着兩點曲阜孔廟有宋石刻追封幷官氏鄆國夫人勑文又江寧句容縣石刻元至順元年加封文宣王妻幷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詔皆作幷字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幾議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幷官氏亦作幷凌氏萬姓統譜引先賢傳亦作幷古今姓氏書辯證姓氏急就章俱作幷官宋史禮志作开官氏非或作亓官亦訛當从幷為是漢宋元石刻可證也王肅改作上官不過以俗有上官氏（廣韻官字注複姓上官）遂妄相竄造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

嘗疑家語言伯魚之生以魯昭公賜鯉命名是時孔子年甫二十不過為委吏乘田何至重邀君貺與情勢不合即如家語所說鄉大夫卒已十七年孔子少孤貧賤又

非世臣大家得避君賜者比因斷其必無此事必作偽者傳會及讀左傳桓六年疏乃知古人有先我而疑之者私喜余言不妄案左傳取於物為假杜注若伯魚生人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孔疏云家語本姓篇云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虛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疑其人疑其非昭公故然沖遠此言猶未決言家語之偽余以史記世家考之秖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並不言有賜鯉命名事可知家語所言乃王肅穿鑿伯魚名字妄造此說而後之作孔子年譜者皆誤信此事是不可以不辨

又後序云子家名傲後名永　晏案史記云子上生求字

子家漢紀云白生子家求漢書云帛生子家求永當是求之訛

又云子家生子直名植　晏案史記子家生箕字子京漢書云求生子真箕漢紀同直即真之訛植未聞疑亦僞撰

又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七而卒　晏案讕言乃讕言之訛刊本誤加艸也說文讕或从蘭廣韻二十五寒讕落干切逸言又力誕切漢志儒家有讕言十一篇自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又論語家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小顏分別今本家語之僞真讀書巨眼今後序稱子高著讕言明襲漢志稱之曰儒家語宛見勦取之迹作僞者何所擠其肺肝哉且孟堅明云不知作者而僞序乃屬之子高妄甚劉彥和文心

雕龍諸子云迨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則此書出於魏晉間而為子雍所臆造也明矣又史記稱子高年五十一序云五十七亦妄漢書云箕生子高穿漢紀作子羔

又云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相　晏案史記子高生子慎古順愼通用漢書穿生順順為魏相漢紀云穿生子慎斌斌為魏相序云名微又以子順為子武並妄惟孔叢子陳士義篇注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與偽序如出一轍矣

又云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　晏案史記子慎生鮒鮒弟子襄漢書漢紀同云名騰妄史漢皆無子文名祔此亦偽撰

又云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

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　晏案漢書藝文志顏注引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漢記之說信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考漢書高祖紀秦二世二年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鮒以是時死年五十七上距始皇燔書之三十四年鮒年已五十二是時秦法甚峻鮒守先人之籍潛藏壁中以避暴秦之炬藏之五年為秦二世元年陳涉自立為楚王於是鮒挾其所餘副冊往歸涉為博士蓋欲以涉為可託而與其綿吾一綫之傳此鮒之苦心也卒之次年奴々死難其家絕無有知其藏者直至恭王毀壁然後其書出倘亦天有以啟之歟若以為子襄所藏漢書惠帝紀三年除挾書律子襄是時正為博士當自發其

所藏不待恭王之壞宅矣僞序之說所以必不可信也又案史記儒林傳序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小顏注漢書同而僞序妄稱鮒字子魚與孔叢子稱子魚同如出一轍何其亂道之不已也且考之史漢孔壁秖藏尚書論語孝經安得有家語孔鮒秖為陳涉博士安得為太師乎惟孔叢子屢稱陳王問太師又稱陳王郊迎子魚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與此序宛同其為一人之依託明矣　又案隋書經籍志魯恭王壞孔氏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劉知幾史通外篇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文字也又以為孔惠藏書未知何據當從尹敏言孔鮒所藏為得其實文淇案武進臧氏琳孔子世家考云孔子末孫無名惠者據章魯戴典孔鮒所藏與尹敏傳合隋志誤曰今古文孝經僞孔安國序云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

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科斗形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天子又以為孔惠獻書要皆臆造不可信

又云子魚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㝡字子產　吳案史漢叙孔子世家無元路名字亦作偽者臆撰㝡即聚字說文冂部㝡取積也从冂从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㝡史漢有孔聚其字未聞云字子產亦妄惟連叢子亦稱季產今刊本誤作季彥唐書引連叢尚作季產可證也作偽者一手所為耳

又云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謚曰夷侯長子臧嗣官至太常　吳案史記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漢書高惠高后

文功臣表蓼夷侯孔聚自注云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為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屬韓信侯師古曰即楚漢春秋及史記所謂孔將軍居左者又表云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為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令序云長子滅嗣滅即臧之訛字形相涉而誤刊也

又案史漢叙孔子世系皆不言蓼侯孔聚太常孔臧為孔子之後漢書藝文志儒家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自注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亦不言孔子後疑作偽因同姓而傅會也即如偽序所云孔冣長子臧次子襄生季中季中生武及子國是子國為臧弟襄之孫史漢表俱云武帝元朔三年孔臧免侯考安國元朔三年久任博士約年三十是時孔臧嗣侯甫四十五年而其仲弟之孫已踰幾三十貴仕於朝於情事甚屬不合信其為作偽之傅會

也　或問文選兩都賦序太常孔臧李善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是孔臧為孔子之後善注明据臧集豈猶未足信耶余曰今孔臧集不傳惟連叢子上敘孔臧云位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為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典臣家業孝武皇帝遂拜太常與文選注究同疑李善所据即偽連叢文也否則此孔臧集亦必魏晉人依托也總之孔氏世系史遷班固荀悅紀載甚明而他書之詭造不合者皆可以辭而闢之矣　又案唐書元行冲傳謨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嘗忿俗儒淫辭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邪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譏昔孔季彥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

浮沉每誠章曰令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學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案唐書所据令其文俱見連叢亦誤信僞書而引之也

又云子襄遷長沙王太傅生季中名貞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　晏案史記云子襄遷長沙太守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又漢書云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漢紀云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皆誤當以史公同時親受業者為信據序改太守為太傅改忠為季中亦妄

又云受尚書於伏生　晏案安國傳古文兼傳今文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此今文即伏生所傳也書疏引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此安國傳今文之明徵也然史漢皆不言安國為伏生弟

子伏生考文時已老不能行安國仕武帝朝疑伏生私淑之傳未必親相授受也

或問潛邱論安國之從祀以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今子既定論語注為偽然則安國之從祀亦可得而議乎余曰否安國之有功於逸禮潛邱論之詳矣余更為申之漢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於十六篇中析九共一篇為九故稱逸書二十四篇今雖不傳然書大傳引帝告九共史記殷本紀引湯征漢書律志引武成伊訓王莽傳引逸嘉禾篇堯典正義稱鄭注禹貢引允征注典寶引伊訓盤庚書序正義稱東晳引孔子壁中書及他經之引說命尹吉太甲君陳等篇佚文斷簡要皆孔壁真古文之存於今者又安國考二十九篇以今文讀之今其書具在是其有功於尚書

不可泯也又漢書儒林傳申公傳魯詩弟子孔安國魯詩亡於永嘉之亂其書久佚然隸釋載魯詩石經殘碑百七十三字許叔重五經異義亦稱韓魯說鄭君箋詩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為綃黼士昏禮疏鄭特牲正義引魯詩十月之交為厲王詩漢書谷永傳顏注引魯詩皇矣阮徂共為三國名詩正義引魯詩皆據魯詩後人得其遺說可以考見三家之異同又可訂豐坊撰申培詩說之偽是其有功於詩不可泯也漢志稱論語古二十一篇兩子張今雖不傳然世所傳論語雖俗號為魯論實多古文如釋文載魯論古論異者二十二事今本皆从古論不知命一章乃古文魯論無之是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也又漢志稱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顏注引劉向別錄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分為三也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孟堅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諸皆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說文許慎子沖上書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引古孝經哭不偯仲尼居識其梗概可以辨古文之偽本及閨門章之臆造（孝經正義引閨門章）是其有功於孝經不可泯也又說文許氏自序云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今說文載古文頗影壁中書即安國所得後之精研六書者依據古文證金石之奇字袪艸隸之俗書是其有功於小學不可泯也有此五功於從祀乎何疑若以安國未作傳注即不得從祀則后蒼高堂生之從祀亦祇以傳古禮並未聞有傳注垂後又何疑於安國也哉

又案孔注之偽先儒既絕無疑之者嘗蒐索古書思得一先我而言以為根據不猶愈於一人之私言乎然終不可

得又徧訪近儒所著書久之乃得二人為一寶應劉公台拱端臨一金壇段公玉裁若膺皆疑孔注之偽不覺擊節如獲奇寶亟錄其說於此劉云見所著論語駢枝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摳衣也謹案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褰說文褰摳衣也褰謂之揭釋水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揭謂之撅內則注撅揭衣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著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為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鄭生陸賈

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為樞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樞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樞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為樞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愚嘗謂孔注出魏人依托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漱下生語也段云（見盧召弓釋文序錄攷證）何晏集解所載孔注甚淺陋蓋亦如尚書孝經傳為後人託作西京孔子國未嘗著書也然二公雖知孔注之偽猶未知為王肅依托至斷為肅撰則仍余之私言不知天壤內尚有秘藏未發之書與鄙見闇合而可為將伯之助者乎予日望之矣

道光元年九月上旬儀徵劉文淇校讀

十月上旬寶應劉寶楠校讀

拓唐先生博聞強記著作等身晚年自定叢書目未刻諸稿計廿五種殁後經後學先後遞梓行者十五種遺稿為邑子宗焜所得最多近亦散佚其未刊之稿葉揆初丈收得者二曰春秋胡傳申正曰論語孔注證偽又知其藏於吾家者六種惟雅學樓雜錄二卷願忘齋碑帖敍錄一卷則流落何所未有傳聞比者漫弟與韶之亦於鄞陳文洪君慨然有流通先賢未刊稿本之志蓋服膺南皮所謂刊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者也商諸揆丈授以論語孔注證偽一書稿本清楚便於繕印於是先生未刊遺著又得傳布其一不可謂非盛事也按論語孔注不類西京家法寶應劉氏端臨金壇段氏玉裁嘗致疑及之嘉興沈氏濤則專辨其偽著有論語孔注辨偽先行於世惟先生此著不獨力斥孔傳之非真並能攷定王肅所依託洞燭幾微允推絕學宜高郵王氏引之歎為卓識也成書與沈著同時但迄未付梓後人每以聞名不見為憾所著尚書餘論同發孔傳偽作

之藏業已流行膾炙人口久矣意者錄論與論注證偽同時屬稿觸類旁通迎刃而解錄論改定在先隨即問世而書論證相須資來攻原稿分上下二卷續錄一卷曾經儀徵劉文淇寶應劉寶楠鎮洋盛大士同邑李賡芸許汝衡諸家審閱多有簽注討論潤色諸省直錄之相訂補其見良朋賞析之樂惜先生未及改定耳茲將續錄各條依所標注分別次入兩卷之中又各家按語亦錄注句下悉存其真不敢妄為竄易宋某著靜思軒藏書記略謂孟騰楚相先後校是書加簽指摘殆無完膚可徵學力之優絀而著作非易事其言頗為失實二劉與先生皆優貢同年盛官山陽教諭先生嘗謂與余累年切磋無兩日不相見三君與先生契合無間宜為諍友宋某輸不免世俗之見耳李字少白及盛之門諸生工詩許字不詳道光乙酉拔貢附着於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吳縣顧廷龍謹跋